

意象性思维特点简析

熊开发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 海口 570228)

[摘要] 意象性思维与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比较,既相通又有区别。从创作实践考查,意象性思维活动不是盲目而总是围绕着一个始发点或中心点展开的,以此组合和呈现的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有其内在的秩序和规律——尽管这种组合和呈现的秩序有时是反逻辑的。进一步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来分析,意象性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活动,其指向性和内时间性特征也在作品的意象组合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当然,借助禅宗慧能“无念、无相、无住”的心性学说,无疑更能深化对意象性思维念念相续和相渗相融特点的认识。

[关键词] 意象性思维;成象规律;指向性;内时间性

[中图分类号] B8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4)01-0033-06

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有关诗歌意象性思维特点的几个问题。先来看一个例子。我们试着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原作任意地改为“昏鸦老树枯藤,流水人家小桥,西风瘦马古道,西下夕阳,天涯人在断肠。”改成这样的结果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它揭示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意象性思维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其要点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其一,意识有起始点,或始发点、中心点,意象性思维也不例外;其二,象与象的组合有规律,意象呈现的思维或意识活动同样有内在的秩序和规律;其三,指向性,这是意识共有的特点,在意象性思维中同样存在;其四,意象性思维具有念念不断、念念相续和相渗相融的特点。

一、意识有起始点,或始发点、中心点

意象性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活动,同样具有一个始发点或中心点。这个始发点、中心点便是意识者、思维者的独特角度。“人中心论”在意象性思维中同样不可规避。

马致远的《天净沙》,似乎只是一些名词的简单叠加,没有语法的关联,前后逻辑的关系也都没有交代。但当我们把《天净沙》的相关意象打乱后任意叠加为“昏鸦老树枯藤,流水人家小桥,西风瘦马古道,西下夕阳,天涯人在断肠”时,其意象组合无

序和内在规律混乱便一目了然。不顾及意识的起始点,正是造成其意象无序和内蕴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又如李贺的《梦天》中“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这是俯瞰,在天上,在月中,从上向下望人间。再如杜甫《望岳》中“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是远观,泰山横亘齐鲁大地,绵延无限,天地之间的阴阳、昏晓、晦明都因山形山色判然两分。而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则是边走边看的行进中的视角“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王维的《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虽然视角变化最多,远观、回望、仰视、俯瞰等等,却有一个不变的角度,就是作为焦点的“终南山”。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歌创作中的意象性思维,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脱一个视角点、一个中心点。当然,更准确一点,又可分别从意和象两者分析,意有意的始点,象有象的视点(或从听、嗅、闻、触等角度分析亦当成立)。^①

[收稿日期] 2013-10-13

[基金项目] 海南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诗歌意象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Hjsk2008-15)。

[作者简介] 熊开发(1962-),男,江西崇仁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① 此处不便展开,容另撰文说明。

二、象与象的组合有其自身的规律,意象呈现的思维或呈现意象的思维(意识活动)同样有内在的秩序和规律

意象组合或意象性思维的秩序和规律与逻辑思维的规律不同,表达中的逻辑悖谬可能正好体现了概念性思维向意象性思维的回归。

《天净沙》的意象排列,就很好地说明了意象性思维有秩序前后、时空有序的规律,如此意象才可能有内在关联地连接叠加在一起。所谓美是有秩序的,同样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创造美的意象性思维的内在特征。

《天净沙》表现的是一种人在天涯(离乡背井),如肝肠寸断般的思乡之情。这种感觉如肠断般的乡愁(目标域)^①,在感觉到的层面(肌体的、感官的、具体说就是断肠般的)本是抽象的,但作者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反省、体会,最后凝注为一种能最大程度地把捉住的肌体感(断肠)表现出来。

就一种灵感闪现来说,“断肠”的瞬间感觉已能包含作者当时生命体验的全部。如果像庞德所说的,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合体,则强调的是意象呈现的瞬间或刹那性。但就一首诗而言(一首诗意味着一个较长的心理活动过程),哪怕这首诗只有一个词(如北岛著名的《人生》或名《生活》就一个字“网”),仅仅停留于瞬间感觉是不够的。一首好诗(首先应是完整的,它与瞬间的“诗意”不同),从某种角度说,应是瞬间感觉(灵感)的适度延展,用柏格森的话说,是一种心理时间的绵延。

所谓逻辑悖谬与意象性还原,我们想说的是,因为意象性思维是一种贴近实存,或以实存为基础的思维,意象性还原就是向实在或实际存在的还原。这一问题要从意识层面来说。

从感觉层面的感觉延展特性,我们知道感觉以及情感呈现有它自身的“内在韵律”,而其他的意识活动则更多地受逻辑规律的制约。从逻辑判断的角度来看马致远的《天净沙》,作者的“目标域”是“断肠”般的乡情,具体表现为“思乡”或更复杂的“思念”之情。实现这一目标域的意象(源域)的呈现过程是怎样的呢?把一个个具体的意象单独分割开来,读者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个单纯的感觉呈

现。意象与意象的连接构成的呈现过程,则是建立在感觉之上的更高层面的其他意识活动的展开。意象在这一层面的展开过程,理应受逻辑规律的制约。尽管意象与意象之间的逻辑衔接跟概念之间的逻辑衔接相比更不易现出,但本质上应是相通的。具体到诗中,“藤”与“枯”的组合,“树”与“老”的应接,“鸦”与“昏”的联系(各组意象同此),既受感觉(“断肠”)的内在韵律牵引,又合符逻辑的(在此表现为物理性的现象特性的)相关性。“断肠”是一种痛苦,痛苦问题总是与构成痛苦的原因相关(即痛苦总是有原因的),能够产生痛苦的原因,一定具有引发痛苦的因子:“藤”之“枯”,对藤来说是一种不幸,对人来说,便同样是在隐喻一种不幸。相同的,“树”之“老”,“鸦”之“昏”^②,都指向同一的逻辑关联性。

马致远的《天净沙》中所谓的悖谬在哪里呢?在“小桥流水人家”一句。“枯藤”句,“古道”句,“夕阳”句以及“断肠”句,各句都逻辑地归属于“断肠”感之下,而“小桥”句则似乎是一个例外。从字面来看,它描绘的是一种幽美、恬静、安祥、闲适、让人留恋的场景,依逻辑推理,它和前后句的情景是相悖的,不适合衔接在“枯藤”、“古道”、“夕阳”以及“断肠”几组意象之间。假设一下,如果《天净沙》中没有“小桥流水人家”一句:

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整首作品前后句完全符合逻辑地衔接为一体,客观地说,它是相当完整的。如果《天净沙》的曲牌格式要求就是这么四句,马致远的《天净沙》可能真的就写成这样了。但是,一首伟大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完美。存在之所以完美,总是形与质最恰当地组合在一起。当然,有人会疑问,“断臂维纳斯”的“完美”又该如何解释?我们认为,“断臂维纳斯”的“完美”是感觉与理智相妥协的结果,她实际上只是一种有欠缺的美。虽然欠缺有时是一种美,但不应算是完美。

至于马致远的《天净沙》,当我们说它是完美创作时,前面所提出的它在逻辑上的欠缺又如何理解?

逻辑的严密性及完整性,只是“逻辑”(逻辑学

① 所谓目标域即指本体与源域(喻体)相对。

② “昏鸦”之“昏”既指颜色上“昏黑”和时间上的“昏黄”,也指体质上和感觉上的虚弱和衰微——与“老眼昏花”中的“昏”义相通,故此,“昏鸦”的意味与“枯藤”、“老树”不同,它具有另一种感觉性质。当然,不同性质的意象放在一起能构成相同的意味,本身就说明了感觉的内在韵律与物理世界的各现象的连接规律有不同之处。

的逻辑)上的严密性和完整性,不能代表甚至取代感觉乃至实在本身的完整与合适(说“合理”似乎又会回到逻辑中去)。“小桥流水人家”从意识活动的逻辑层面来看,似乎与前后句冲突,是对整首诗的逻辑相关性的破坏,但从感觉的内在韵律上,我们可以看出,“小桥流水人家”正是与前后景象相反相衬的一种景象。它牵引着思乡者“断肠”般的感觉,是从更深层面的思乡情结处,牵引出对融合了幽美、恬静、安祥、闲适以致所有温馨情怀的故乡的依恋和思念。这种隐含的依恋和思念之情,最终同样也指向了“目标域”——“断肠”般的乡情。“小桥流水人家”的意象及意义呈现,不象“枯藤”、“古道”、“夕阳”等意象组合那样直接、直观,它是在被“枯藤”、“古道”、“夕阳”等意象撕碎、割裂后的一种间接显现。相对“枯藤”、“古道”、“夕阳”等意象组合之间的物性相通及其相关性,“小桥流水人家”的加入似乎是一种破坏,甚至是一种背谬,但这种逻辑上的背谬,恰好说明了,与感觉和实存相比,逻辑的合理性可能只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认识,逻辑与逻辑的背谬,正是逻辑超越自身的由逻辑学范畴设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从而返回实存的一种必然。正如康德的著名悖论,同样揭示了存在本身的完美和合适性逾越于逻辑之外。

三、指向性,作为意识共有的规律,在意象性思维中同样存在

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有几个重要含义:

其一,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不同,物理现象是现存的、自在自为的;心理现象总是关涉对象的,具有指向性。意识活动的喜怒哀乐总是关于某个对象的喜怒哀乐,即意识总是具有意向性。意识作为心理现象的构成者,其根本特征就是意向性。意向性是意识先天具备的本质性结构,凡意识必有意意向性^[1]。

其二,心理现象是被构成的,这同样源于其构成性本质——意识的意向性。意识总是关乎对象,这意味着意向是构成性的。构成性不仅指它自身总在与对象相关性中得以构成,同时也指由它而起的心理现象(及其意义)总是处于被构成之中(胡塞尔)。

其三,胡塞尔关于我与他者和主体间性的理论,更进一步将意识现象理解为动态的、构成性的。似乎并不存在截然无关的对象化——与主体性毫无关系的客体性心理现象。在我将他者对象化的同时,他者也将我对象化,我与他的意向活动同样总是关涉对象并构成性地形成心理现象。

现在回到作品。

1.《天净沙》的内容,我们先一般性地分为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两部分:物理现象^①是藤、树、鸦、桥、水、人家、道、风、马、阳、人、天、涯、肠。心理现象是枯、老、昏、古、西、瘦、夕、西下、在、天涯^②、断等等。与独立自主的物理现象不同,心理现象总是关涉某个对象的,这一点在作品中体现为两层,一是上面列举的心理性描写,在字面上大都有一个指定的对象,如“枯”是限定“藤”的,也是关涉“藤”的;另一是这些心理性描写作为心理现象更内在的是关涉主体的,这主体不是泛泛的主体,而是在作品中象征性地出现的“断肠人”——他是作者的主体性的象征。也就是说,作品中的心理现象既指向(关涉)主体,也指向(关涉)客体。用传统的陈述来表达就是作者通过……描写,表现了他的……;套用现象学的陈述则是“枯”、“老”等等意向行为(“枯”、“老”正是作者的一种意识判断)构成性地指向主体和相关对象。

与独立自主的物理现象不同的第二点就是意识的构成性。“枯”、“老”等心理现象既构成性地指向相关对象,从而形成一个个具体的意象(枯藤、老树等);又构成性地揭示了(给予了)主体的意识活动特征及其意义。

2.更具体地来看(还原),枯、老等心理现象的表述,表面上是指向一个个具体的物理现象的,其实,它们的一个个主题化^③的判断,把物理现象同化为心理现象(意象),又共同地指向(关涉)同一个对象——“断肠人”,或更确切地说,是人的断肠的感觉。整个作品是关涉这种断肠的感觉的,至于断肠感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则被一个个意象给予或构成。更细致一点,断肠感的具体内容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感觉本身的(身体性)具体内容,如痛苦、割裂等等,即其肉体知觉或身体性感知;二是感

① 当我们说物理现象时,指的是事实上存在的物理性实物,而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存在。

② 有意思的是,“天涯”拆开来(天、涯)则分指两种自然性存在或物理现象,合成一个词(天涯)后,表示的却是一种心理现象。

③ 所谓“主题化”指的是主体的某种预设或预置的情绪、情结乃至价值判断。

觉的意义,即其感性或精神性寓意。

断肠感是整个作品关涉的对象,也就是说,是作者意向性的指向对象——体验对象。这一意向性体验,构成性地成为一个个意象产生的基础,反过来,这一个个意象又构成性地给予了被体验对象以意义。^①

3. 意向行为分析:在此,意向行为主要指的是“表象”、“判断”、“情感活动”。

当我们一般性地将作品分为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时,其实是很粗糙的一种做法,准确地说,一部作品就是一系列的心理现象,是一系列的意向性活动的呈现。从意向行为来分析,《天净沙》完整地包含了表象、判断和情感活动等诸般意向性活动。藤、树、鸦等出现在作品中,不是单纯的物理现象,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一个表象结果。作为主体发出的一个针对特定对象(如“藤”)的表象活动,它揭示的是主体的一种有意味的选择。这种选择性(主题化)表象,反过来又构成性地给予了主体意义。一系列的选择性表象,无疑构成了主体特征性存在处境,成为主体意义呈现的特定氛围。

枯、老、昏等等是一系列的意向性判断。在作品中,相异但性质相通的若干表象,与相异但同样是性质相通的若干判断,呼之欲出地推出主体的情感活动——“断肠”感。“断肠”以一种隐喻的表达,完整地揭示了“断肠”这种情感活动的复杂性,从而在系列的表象和判断活动的基础上,画龙点睛且源源不断地呈现作品的无穷意味。

四、意象性思维的念念不断、念念相续和相渗相融的特点,是意识活动本质性特点的集中体现

所谓“念念不断、念念相续”,源出于慧能《坛经》^[2]中对其“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禅法特点的一段说明:

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何名无相?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若一念继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

识,外离一切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以无相为体。

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慧能认为,“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也就是思维或意识的“无住”状态,正是人的本性所在(准确地说,应该是人的意识的本性)。人的意识的“念念不断、念念相续”的特性,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那里,则被创造性地提炼为意识的“绵延”本性。

在柏格森那里^②,他把时间分成了两种,一种是数学、物理学等精确科学所处理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不真实的,是空间化了的时间。因为这种时间的各瞬间没有质的区别,可以明确区分,相互外在,并排置列。另一种时间即绵延。这种时间的每一瞬间都与其他瞬间有质的区别,而且各个瞬间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不能明确区分开来;过去积留于现在之中,现在携带着过去进入未来;过去、现在、未来融合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绵不断的流。纯物质的东西没有绵延,绵延只属于我们的心灵,是我们意识的一种性质,因为意识包含着记忆。柏格森认为,这种称作“绵延”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时间。

柏格森还把“绵延”与“运动”或“变易”等概念联系起来,他认为绵延不过是一个表述事物运动、变化的特性的概念。所谓变易或可动性就是实在(指作为事物、世界本质、本体的根本实在):“存在着一种外在的、然而直接给予心灵的实在……这种实在就是可动性,没有己造成的事物,只有正在创造的事物;没有自我保持的状态,只有正在变化的状态。”宇宙间最真实的存在就是变易。变易不是事物或实体的属性,它就是事物本身、实体本身。至于变易与绵延的关系则是:绵延是变易的不可分割的连续性。“真实的绵延就是我们之所谓时间,但是作为不可分的东西被感知的时间。”^[3]

从“念念不断、念念相续”到“绵延”是意识和意象性思维发展的一个阶段,从“绵延”到“内时间意识”则是另一个阶段。

柏格森认为,意识活动以其“绵延”、“变易”、“运动性”和“正在创造”等特性,逐渐清晰地显示了“念念不断、念念相续”的意识的本质属性。而从下面胡塞尔的一段话中,我们则似乎能看出意识的“绵延”或“内在绵延”向现象学的“内时间意识”演

① 附带说一下,断肠人是一个隐喻性表述,断肠作为一个喻体,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因孤独、失落等感觉造成的某种丰富而复杂的心理内涵。

② 可参见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创化论》《形而上学导言》等书。

变的某些端倪:

时间性一词所表示的一般体验的这个本质特性,不仅指普遍属于每一单一体验的东西,而且也是把体验与体验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必然形式。每一现实的体验(我们根据一种体验现实的明晰直观进行这一明征)都必然是一种持续的体验;而且它随此绵延存于一种无限的绵延连续体中——一种被充实的连续体中。它必然有一个全面的、被无限充实的时间边缘域^①。同时这就是说,它属于一个无限的“体验流”。^[4]

如果说柏格森的“内在绵延”指出了意识时间区别于物理时间,也即是意识现象不同于物理现象的独特性,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则意在澄清意识的内在时间与自然时间和主观时间的区别。那么,具体到“内时间意识”是什么,我们则可能进入了一个充满理解陷阱的领域。在这个复杂的领域,我尽可能用简单的方式来加以说明。

首先要辨析的一点是,内时间意识不同于“内在时间意识”。内在时间意识是独立的意向活动,是以内在时间为意向相关项的行为,它是对象性的,是以内在时间为课题、对象的意向活动;内时间意识则是非对象性的,它不是客体化的行为,不是独立的意向活动,而只是意向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伴随着意向活动的时间意识。其次,是关于构成内时间意识的三个重要概念——即对内时间意识的三重方式(原初印象、滞留、前摄)的理解。

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胡塞尔具体、详尽地分析了内时间意识以原初印象、滞留、前摄三重方式构成的复杂过程,在这里为简便起见,我们借助扎哈维的《胡塞尔现象学》^[5]中的一个简化的图表来作说明(图1)。

这是一个由C、D、E、F代表的音调系列。当C调进入我们的听觉之中,它作为一个现在点,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印记。这就是“原初印象”。当D调进入听觉时,曾经的C调逐渐消失,但这种消失是一个持存的过程。在C调的持存过程中,D调作为一个现在点进入到我们的听觉之中,并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印记,此时的D调就是原初印象。我们听到D调时,我们的意识仍然保留了C调的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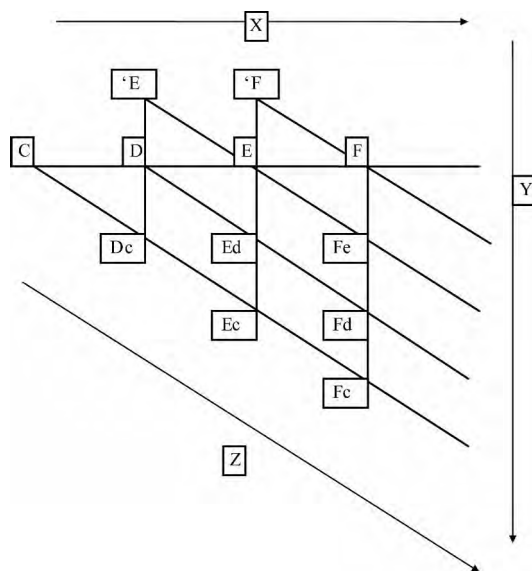


图1

记——一个正在消失的C调。在这一时刻虽然只听到了一个纯粹的D调,但我们意识中的D调却含有一个“消失的C调”。这就是“滞留”,图表中用“Dc”来表示。不仅如此,D调还对即将出现的E调有一种期待,这就是所谓“前摄”,图表中显示为“Ec”。这样,在此环节呈现出的意识是同时含有消失的C调(Dc)、当下的D调(D)和被前摄的E调(E)的意识。同理,当E调进入听觉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同时包含了Ec、Ed、E和F的意识。现在点的核心是原初印象,滞留与前摄构成原初印象的晕。它们共同组成感知—体现行为。也就是说,某个意识内容(正如图所表示的,比如是音乐会上听到的一段旋律),是逐点地被感知到、被意识到,然后逐渐下坠,直至不被意识到,或者说,直至进入无意识。胡塞尔是这样描述的:这个进程的一个清晰部分在向过去回坠时会“缩拢”(zusammenzieht)自身——一种与空间透视相类似的(在本原的时间显现之中的)时间透视。当时间客体移向过去时,它便缩拢自身并且同时就变得昏暗起来。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滞留、原初印象和前摄作为三种特殊的意向性,意味着时间性以三重方式被内意识到:滞留、原初印象、前摄。也就是说,在意识还把握着已流逝时段的同时,它也贯穿地经验着当下的时段,并“附加地”——借助于滞留——接受它,而且还朝向将来的东西(在一种前摄中)^②。

① 所谓“边缘域”如同“背景”。还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示,就像是中国传统写意画中的“留白”。

② 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及其相关的“边缘域”、“晕”等理论,在海德格尔那里进一步演化为“境域”的学说,这一内容此处不便引申,只能另外撰文介绍。

在我们看来,内时间意识其实就是对柏格森“内在绵延”的构成性的具体说明。而意象的生发和构成过程同样可以以内时间意识的三重绵延特征来进行解释。这一过程不是不同物象的相继出现,不是它们的简单陈列,而是由几个相关物象在意识之中按时间秩序层出不穷的浮现涌动、相互映衬,是一连串的意向行为的相互嵌入与相互融合。就像一整首乐曲一样,绵延不绝地流淌出来。其中的任何一个音符的时间域内,都既包含了流失了的前一个音符,又隐摄即将出现的下一个音符。因此,在整首乐曲中,被抽取出来的任何两个或几个不相连的音符,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包蕴的。

意象生发和构成的这种时间性特征,正如胡塞尔内时间意识所揭示的:原初印象——滞留——前摄。意象的时间性也处于这样的绵延之中。让我们再次回到《天净沙·秋思》。作品中“枯藤”、“老树”、“昏鸦”这三组连续出现的意象,是统一协调并相互包蕴的。“枯藤”未尽而“老树”出,“老树”未竭而“昏鸦”起。“枯藤”引起“老树”,“老树”又引起“昏鸦”,“昏鸦”中有“老树”,“老树”中亦有“枯藤”。三个形象相承相继,绵延不断,以原初印象、滞留和前摄三重方式相融相渗。依理推之,作品中的其他意象的构成也无不体现了这种构成性特点。

内时间意识构成的三重方式及其构成性特点,并非仅对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有效,单纯的记忆中的心理现象或心理事件也包含原初印象、滞留、前摄这种相融相渗的意识生发过程。另外,心象(即心理现象或记忆中的心理事件)与具体存在的物象交替或混合出现的意识活动同样呈现为原初印象——滞留——前摄的构成^①。我们不妨把具体存在的事象称之为“象”,把记忆中的心象活动称作“意”,这种具象与记忆交替出现的时间意识构成就是一个典型的“意象”。也就是说,围绕任何一个独立的“象”发生的内时间意识(意向性)活动,都是一次或短或长、或浅或深的意识构成,都必然包含了原初印象、滞留和前摄三重发生方式。或者反过来说,任何一个构成的意象,都是一次原初印象、滞留和前摄的活动的总成。意象无疑都是构成性的,是一个“在场的宽度”,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意向性体验过程的集合。所谓意象总是在陈述中实现的,这“陈述”就是一个意向性的活动过程,包含了内时间意识构成的三种方式及其全部发生的内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意象性思维自有其独特的生发机制和活动特点,但如果只是简单地用“直觉性的”,“非理性的”,“模糊的”等等特性来描述它时,则需慎之又慎。

[参考文献]

- [1] 倪梁康《面对事实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 [2] 杨曾文《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 [3] 柏格森《关于变易的知觉》,载陈启伟《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64页。
- [4]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4-205页。
- [5] [丹]丹·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agery Thinking

XIONG Kai-f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magery thinking and imaginable thinking, logical thinking indicates their conformity and diversity. When examining the creative practice, imagery thinking activities are not blind but always around a point or a cent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mages combined and presented have their internal order and law — though sometimes such an order is antilogical. Further analysis by using imagery theory of phenomenology shows that imagery thinking as a kind of unique conscious activity ha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directivity and intrinsic time consciousness fully embodied in the combined images in the literary works. It is certain that Chan, Hui Neng's theory of mind will deepen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continuity and compatibility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agery thinking.

Key words: imagery thinking; formation rule; directionality; intrinsic time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 张阳)

^① 北岛的《生活》:“网”,引发的意象性审美活动就可能表现为这一类型的时间意识构成。“网”能提供的只是一个实存的意象,更多的意象性思维活动则与每个人的记忆中的心理现象或心理事件有关。